晉書

一三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

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
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
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
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
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無辜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
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
在皁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
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
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
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
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
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

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杖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爲朝選小息因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

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
守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幷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簒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祠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隷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隷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

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糜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書令任遇

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已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衛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衛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衛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衛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衛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衛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衛不受衛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衛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為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

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為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須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為名乂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鈌門距張方為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

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邑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邑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

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
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
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
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
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
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
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
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
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
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
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
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

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

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忌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

塗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敕府符陷
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敕唯含是貶含之困躓
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
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
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
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
爲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
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
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
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
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
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
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
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

軍統席薳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
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
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
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
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
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
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
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
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為都督統張方等
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
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穎猶各守
藩志望未允顒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刺
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

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巳願巳願出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

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
升三百人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
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
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迹欲須天子出
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
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
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
帳而為馬帴方奉帝至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不
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
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
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顒
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
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
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

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薦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

君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竝逃散鼎追藩不及晅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

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殺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乱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

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
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
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
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
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
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
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
肸響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
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
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
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
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
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

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綣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刼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刼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

為伍子胥乃起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其賛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国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

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
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自存
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
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
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
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
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
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
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
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
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
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
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
輙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

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紲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尅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宇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唯

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闇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皇地非奧主將緜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异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衆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寔賴群公鼎圖福始緜遂凶終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晧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鋭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

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尅萬里之
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
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
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
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与濬爭功惲牋
与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
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
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
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
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
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
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

行弟愼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鄉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

詆毀邈之密表之帝乃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奏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上䟽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

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勳及天下既定頹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

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莛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叅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去年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坐壼云事了當

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顗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欵疏奏不報譔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譔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

尹覽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隷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吴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无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廻臣宜轉據江州以𢛳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与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上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不能持當与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

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云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薦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没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栅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栅宵遁

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

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与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
赴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
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
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
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
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奬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
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国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
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
懼色与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与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
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
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
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姧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
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

僕繆徵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
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国人崇奬魏植招誘逋亡再復喪州郡
王塗圮隔方貢乖絶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
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且專制事難之
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礼而滔邈等刧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
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
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
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勑浚与臣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
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邈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国
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以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
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
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刧
剥公主殺害賢士悖乱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

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
遲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
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惕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
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
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
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
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遊騎於成皋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
廷書遂大構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
瑁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
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
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
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
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
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

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從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
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户刑政苛
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
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
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
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
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
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
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
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為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
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
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

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為受洛京所遣而為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礼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内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字仲彦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彦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

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因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

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
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曲直
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
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勠力之時弘實闇劣過
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
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
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
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
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
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
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勠力致命之
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昔
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
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姧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

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
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五州
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黃
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
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為蠹蝕今貢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
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
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
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
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
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
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
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
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效於卞莊者
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

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內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

解可謂書麗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王胄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晉書

劉琨 琨子羣 輿子演 琨兄輿　祖逖 兄納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

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
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
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
州刺史温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
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
斬石超降吕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戸
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
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
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之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
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
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
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
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

思此州雖云邊朔實迩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綃五百萬匹緜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㐌以救

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桀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會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 略臣大愆録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

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没身報國輒死自効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勇已彰豪發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梁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

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惟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勒先

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喢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

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愼關塞況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
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
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為隆
此琨効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
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
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
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
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
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
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
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
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
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

詐使引從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与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冊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兄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勤胡晉徙保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音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顛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跱踞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天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歆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究痛巳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

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勸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弈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擬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

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荊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

劾奏越不問興而免儁官興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
未敗病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
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尉東海王
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
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
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
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鴦鴦騎救之季
龍走隨鴦屯厭次被害弟滑為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滑弟挹初為
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
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
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

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賛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桀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

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嚮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

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

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隷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

皋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
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
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以翦荊棘收
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
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
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
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
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
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
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
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
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
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
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且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爲清

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至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鋭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踦軀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

附遺萌載悦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浚族子該　郭默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

入散勒北邊略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
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
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
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鴦為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季龍所破續先與
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
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
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
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
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
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
誠慷慨糾集荒餘憂國忘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
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
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揔率所統效節國難雪
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

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隅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

季龍攻之戰守疲甚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紹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齓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肜以為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皐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為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

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
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頼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
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
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
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
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
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
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
河使勇士夜襲壞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
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
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
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
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

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

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

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
石勒遣其養子悤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
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
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説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
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
何論勒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
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説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
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
默後爲石悤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
與默又敕誦曰汝識脣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
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
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
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逃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
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韶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秃等

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柸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柸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柸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柸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頼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柸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柸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没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新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

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
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
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
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
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
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
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
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
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
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
害文鴦亦遇酖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
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
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
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

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儁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吏河間王顒敗亂之際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咸悅襁負至者漸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

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玄本僑居京兆陰盤右河間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遂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獘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国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

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平詃病篤還屯
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河内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
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
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
河内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
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
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之出城給馬使強
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与劉曜默使人伺
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
太守默與石忩戰敗矩轉蹙弱默深憂懼解印綬其參軍殷嶠謂之曰
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
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

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
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
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
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
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潛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
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
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
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賢於胤時胤
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
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
臘日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
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与因与
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

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内寢胤尚與妾臥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蕤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内外掠胤女及諸妾幷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

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衂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睚眦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illegible]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子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乂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

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譏辯之言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産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国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録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国絶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继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继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
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
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
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
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
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
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
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
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
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
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
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
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

虞幡以解鬬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讒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自與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

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中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嗣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脅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

賁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毁而賁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三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群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

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
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
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没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固
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
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裒初繼叔
父長樂亭侯渾後從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
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
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
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
青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
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

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戸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沖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從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絶朕所哀怛其以小晩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

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丗不能率由王度脩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丗子綜官解子璡散騎常侍璡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与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耤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丗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璡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璡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璡各復先官璡還繼

梁國

梁王璲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龢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以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劒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
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
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
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戸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
蘇者今晩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
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
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
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
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
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
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
之譏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
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

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

賤忽求華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日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

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
事中性疎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
及孝武帝即位晉書曰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
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
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
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
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涕泣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
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
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
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户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

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戸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
四十戸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
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録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
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内外司
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揔二南之任可
領揚州刺史録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
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
黄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
姏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
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揔録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
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乱又崇信浮屠之學用
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昬目政事多闕桓玄
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
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昬登聖功超

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
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
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
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
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
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酒不淫而今
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
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
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
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
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
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克獎德業
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
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

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湛於帝帝不獲已流湛出湛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

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没命而恒以酔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兖州郗仲堪為荆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寧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内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

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要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衞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

之若恭得志以鄉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

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其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已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嚻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

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録百揆内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録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无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

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伐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劒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

商旅遂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粰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摠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

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国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蕚隨鋒鏑而消亡朱第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諓諛遂

使后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彛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乱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與千之喪亂弘多寔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泰猷聰悟請诃内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国祚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　　御撰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閤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

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
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
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
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
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
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
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食於安息遂
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
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
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永嘉末遷丹揚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
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
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

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宮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饕餮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

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
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
化露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
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
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
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
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
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
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志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
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
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
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
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

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
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
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
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
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
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
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
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
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謂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
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摠錄機衡使三軍挫劒臣之責也
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
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
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

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

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
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
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
加導大司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
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
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
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
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
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
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
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
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
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衞文

太宰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

寔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叅庸儁乂申令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誓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向或

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慼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

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
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
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
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
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潁敞
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潁方溫太眞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
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常共悅弈碁爭道導
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
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
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
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
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

見悅亦殞絶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混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万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内万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万悵然而還晩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内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

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眞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文學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帝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

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譏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衞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

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
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
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
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
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
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黄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
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
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
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
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
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

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劒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劒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曽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

也杖師呂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源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夷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旣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寔斯之謂也

贊曰爵贊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

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列傳第三十五　　晉書六十五